



Hector Malot
En famil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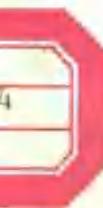
[法] 埃克托·马洛著
闽苇 峰真 晨路译



孤女投亲记

未来译丛

WEILAI YICONG



I 565.4
155

020184



女子学院 0061769

孤女投亲记

〔法〕埃克托·马洛著
周苇 峰真 晨路译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Hector Malot

En Famille

根 据

法国 Gallimad 出版社 1980 年版译出

孤女投亲记

〔法〕埃克托·马洛 著

阎苇 峰真 晨路 译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1 插页 8 字数 235,000

1985 年 6 月第 1 版 198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1,830 册

书号: R10352·037 定价: 1.75 元

责任编辑 张 明

前 言

我国读者对埃克托·马洛(HECTOR MALOT)并不陌生。早在一九一五年,他的长篇小说《苦儿流浪记》(SANS FAMILLE),就译成中文在我国流传。此后,小说的节译本、缩写本在我国数度出版。一九四七年,他的另一部名著《罗曼·卡尔布里》(ROMAIN KALBRIS)中译本在我国问世;一九八三年,根据《苦儿流浪记》改编的电视片在我国播放,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埃·马洛于一八三〇年五月出生在法国的塞纳滨海省,一九〇七年卒于巴黎郊区,是法国十九世纪一位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他青年时代曾在巴黎一家公证事务所边工作边攻读法律。因酷爱文学,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创作,为数家报纸撰写文章,开始显露文学才能。一八六四年,他的第一部成名作《爱情的牺牲品》(LES VICTIMES D'AMOUR)在《制宪党人》报上连载后,顿时蜚声文坛。该报也因而声誉大振,被争相订阅。当时法国著名评论家泰纳(H·TAINE),将马洛列入最富有才华的作家之列。人们甚至惊呼,他是第二个巴尔扎克隆世。

埃·马洛是一位多产作家。从一八五九年发表第一部小说到一九〇七年谢世,他辛勤笔耕四十多个春秋,共发表了七十多部小说,其中流传四海经久不衰的有《苦儿流浪记》、

111 07/06

《孤女投亲记》、《罗曼·卡尔布里》等篇。《苦儿流浪记》被誉为世界儿童文学作品的首位。

《孤女投亲记》是《苦儿流浪记》的姊妹篇，发表于一八九三年。主人公是一个叫佩琳娜的孤苦少女。作者着力刻画了这个诚实善良、聪明、勇敢的形象，并通过她的不幸遭遇和顽强奋斗，生动逼真地描绘了十九世纪后叶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社会的不公正。同时，作者对工人阶级队伍里所蕴藏的巨大力量也有所认识。然而，作品在诸如劳资关系等方面的描述，仅仅停留在表面现象上，没有揭示本质。对于社会的种种病态的原因，并未反映出来。作品是有一定消极作用的，作者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

译者

象通常那样，星期六下午三点钟左右，贝尔希城门外的交通十分拥挤。沿河公路上，四路车队挨挨挤挤：满载着酒桶、煤炭或器材的双轮马车；以及运载干草或麦秸的手推车，都在六月的烈日下等待着城关税务所人员的检查，急切地希望赶在礼拜日之前进入巴黎。

在这些车辆当中，离城门路障较远的一辆车，样子古怪，滑稽，略带有几分寒碜，象是赶集的篷车，但又比篷车简陋。它，底座轻便，上罩粗糙的帆布，车顶是一块油毡，由四个低矮的轮子支撑着。

帆布已经退色，而且又破又脏，所以只能猜测它原先大概是蓝色的。同样，对于篷车四壁帆布上面的字迹也只能猜个大概：用希腊文写的那个词只能猜出个头——φ(1)τοΥ，在它的下面似乎是德文——graphie，另一个是意大利文——FJA，最后一个是最新写的，是法文——PHOTOGRAPHIE^①。这最后一个词显然跟其它几个词一个意思。它就象一张路单一样，表明这辆可怜的破车是跑了许多国家后才进入法国，终于到达巴黎城门口的。

那么，套在车上的那头驴子是否也是从那么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里的呢？

乍看上去是令人怀疑的，因为它是那么瘦骨嶙峋、疲惫不

① 照相。

堪。但是，走近细看，人们就会发现它的疲惫只不过是长期
缺食、劳累的结果。实际上，这原是一头强壮而个头颇高的牲
口，比欧洲种的驴子要高；修长的身材，浅灰色的毛，腹部
的毛尽管沾上了旅途的尘埃，仍旧显得色泽光艳；细长的腿
上有几道黑色的横纹，蹄上则有几条直纹。尽管如此疲累，它
还是高昂着头，显出一副任性、坚定而狡黠的神情。它的鞍
鞅是用随手拣来的颜色各异、粗细不等的绳子编成的，这和
车子倒显得很相称，但是被沿途采来的花枝和芦苇遮掩着，几
乎看不出来。这些花枝和芦苇是用来遮挡阳光和苍蝇的。

离驴子不远的人行道边上，坐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
看守着这头驴子。

她的模样很独特，略显不协调，但没有丝毫的粗犷，显然
是个混血儿。与她那暗淡无光的头发和琥珀色的皮肤相反，一
双又黑又大的眼睛，衬出她脸蛋的细腻、柔嫩。她的嘴巴也很
端正。这时，她正在休息，身子虽然显得很松垮，但和头部同
样妩媚动人；灵巧纤细的肩膀，略呈流线型。上身罩着一件
破旧的花格子衣服，颜色已难以分辨，原先也许是黑色的吧；
下身穿一条小布片拼成的宽大的裙子，露出两条灵便而结实
的腿。然而，生活的艰辛并未减弱她那矜持的神态。

驴子站在一辆高大的干草车后头，时不时津津有味地啃
上一口干草，那是它从前而车上拉下来的。若不是这样，它
是比较容易看管的。它干得很小心谨慎，俨然是一头懂得自
己在干错事的聪明的牲口。

“帕力卡尔，你没个完啦！”

它立即耷拉下脑袋，活象一个悔过的罪人。可是它一吃
完，眨眨眼睛，摇摇耳朵，又急忙拉下一口草来。那迫

不及待的样子充分表明它正饿得慌。

当她第四次或第五次冲它吆喝时，车里传出了呼唤声：

“佩琳娜！”

她赶紧站起来掀起帘子，走进车里去。车里，一个女人躺在一张薄得仿佛是贴在木板上的垫子上。

“有什么事吗，妈妈？”

“帕力卡尔在干吗？”

“在吃前面车子上的干草呢。”

“要制止它。”

“可它饿呢。”

“饿了也不该吃不是咱们自己的东西。要是车主生气了，你怎么回答他呢？”

“我把它看得紧一点儿就是了。”

“咱们不是快要进巴黎了吗？”

“还要等税务所的人呢。”

“还要等很久吗？”

“你更难受了吗？”

“别担心。只是关在车里面闷得慌，不要紧的。”她喘着气，从牙缝里挤出了几句含糊不清的话。

这不过是母亲安慰女儿的话。实际上，她的景况很惨，毫无生气，没有活力，几乎听不到呼吸，虽然不过二十六七岁，无奈已病入膏肓。尽管如此，她的丰韵依旧很动人：鸭蛋脸，温柔而深沉的眼睛同她女儿一模一样，只不过是由于生病面显得眼睛红红的。

“要我给你买点什么的吗？”佩琳娜问。

“有什么呢？”

“这儿有铺子，我可以给你买个柠檬，马上就回来。”

“不用啦，留着钱吧。咱们就那么点儿钱了。回到帕力卡尔身边去吧，别让它再偷吃草了。”

“这可难呢！”

“还是看着点儿吧。”

她回到了驴子跟前。当车子开始向前移动时，她拉住了它，让它离前面的车远一点，够不着干草。

这驴子先是反抗，硬要往前走。但她轻声细气地和它说话，抚摩着它，亲它的鼻子，驴子垂下双耳，显得很满意，乖乖地站着不动了。

由于不用再管它了，佩琳娜才能观看周围发生的一切，借以自遣。河上，游艇和拖船来来往往；旋转的吊车伸出巨大的铁臂，象人的手一样，从驳船上抓起货物，如果是石头、沙子或煤炭，就倒入车皮，如果是大木桶，就排在码头上；环城铁路桥上，火车在奔驰，桥拱挡住了人们眺望巴黎的视线，因此只能通过浓黑的雾霭想象巴黎的风貌；而在她眼皮底下，税务所的职员正在工作，他们把长矛插进车上的草垛，或者爬上装满酒桶的平板马车，用钻子狠狠地插进酒桶，用小银杯接着流出来的酒，尝一尝，又马上吐掉。

这一切都是那么奇特、新鲜，她看得入了迷，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这时，一个约莫十一二岁的小男孩——活象马戏团的小丑，无疑是属于落在最后的某个赶集车队的——在她周围转了足足有十分钟，但她还没有注意到。他终于同她打了招呼：“真是一头好漂亮的驴子！”她还是一声不吭。

“这是咱们国家的驴吗？若是的话，那就太神了。”

她注视着他，看他象个好人，便乐意地回道：

“它是希腊来的。”

“希腊来的！”

“所以它才叫帕力卡尔呀。”

“噢，是这样！”

尽管他露出会意的微笑，但并不能肯定他已经懂得为什么来自希腊的驴子就可以叫帕力卡尔。

“希腊远吗？”他问。

“很远。”

“比……中国还远吗？”

“不。可是很远，很远。”

“那么，您是从希腊来的罗？”

“还要远哩。”

“从中国来？”

“不是的，帕力卡尔是从希腊来的。”

“您是去参加残废军人节的吗？”

“不是的。”

“那您去哪儿？”

“去巴黎。”

“您把车放哪儿呢？”

“有人告诉我们，在欧赛尔的城堡街上有空地方。”

他把脑袋一缩，狠狠地拍了两下大腿：

“城堡大街，啊呀呀！”

“没地方吗？”

“有。”

“那怎么啦？”

“那不是你们去的地方。城堡街，那可是流氓的天下。您车上有男人吗？有没有身强力壮、不怕刀砍的男人？我是指既能砍人又能挨砍的男人。”

“只有我妈和我。而且我妈还有病。”

“您喜欢您的驴子吗？”

“当然罗。”

“那么，明天您的驴就会被偷走。这还仅仅是个开头，您等着瞧吧，不会有好事的。这是我格拉杜布尔对您说的。”

“真的是那样吗？”

“当然是真的。您从来没到过巴黎吧？”

“没有。”

“这看得出。那么，是些蠢蛋告诉您可以在欧赛尔停放车子的罗？干吗不到盐粒那儿去呢？”

“我不认识盐粒。”

“居约庄园的主人呗！那儿有栅栏围着，夜间上锁，您什么也不用怕。谁都知道，夜里哪个要想进去，盐粒就会给他一枪的。”

“很贵吗？”

“冬天很贵，因为大家都挤到巴黎来了。现在这种时候，肯定一星期不会让您付四十个苏^①以上的，您的驴可以在园里吃上东西，如果它爱吃矢车菊^②的话。”

“我想它会喜欢的。”

“那就行了。再说，盐粒这人不好。”

“‘盐粒’是他的名字吗？”

① 法国辅币名。今相当于二十分之一法郎。

② 一种草。

“大家都这么叫他，因为他老是口渴。他以前是个丘八，后来靠捡破烂发了财。后来一只胳膊折了才不干了，因为一只胳膊翻垃圾桶不方便。这样，他就开始出租地皮。冬天租给人停篷车，夏天呢，遇着谁就租给谁。另外他还做生意：卖小乳狗。”

“居约庄园离这儿远吗？”

“不远，就在夏洛纳。不过我敢肯定，您一定不认得夏洛纳。”

“我从来没到过巴黎。”

“喏，就在那儿。”

他伸出胳膊，指着北面。

“您一过路障就向右走，顺着沿城堡的大街走上不足半个钟头，穿过万森河大街——那是一条林荫大道——就向左拐。到那儿再打听一下就行了，谁都知道居约庄园。”

“谢谢您。我去告诉妈妈。要是您愿意在帕力卡尔身边待两分钟的话，我现在就跟妈妈说去。”

“可以的，我要让它教我希腊话。”

“劳驾您别让它偷吃干草。”

佩琳娜走进篷车，把小丑刚才对她说的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妈妈。

“要是这样，那就别犹豫了，到夏洛纳去吧。可你能认得路吗？要想着我们是到巴黎了。”

“好象很好找。”

刚要出来，她又回到母亲身旁，俯身对她说：

“外面有好几辆车都遮着防雨布，上头写着：‘马洛库尔厂’，下头是名字：‘维尔弗朗·潘达弗瓦纳’。码头上盖酒桶的

帆布上也写着同样的字。”

“那没什么奇怪的。”

“奇怪的是老是看到这些名字。”

当佩琳娜回到驴子身边时，它已经把鼻子伸进干草车里，心安理得地吃着，仿佛面前是个食槽。

“您怎么让它吃草啦？”她嚷道。

“我想没关系吧。”

“车主人生气了怎么办？”

“可别生我的气。”

他拿出骂对手的架势，两手叉腰，仰着脑袋：

“嘿，真好吃！”

可是帕力卡尔已经不再需要他的护卫了，现在已经轮到干草车接受税务所人员的长矛的探测了。这辆车很快就可以过关卡了。

“马上该轮到您了，我得走了。再见，小姐！万一您要知道我的消息，只需要打听一下格拉杜布尔就行了，谁都会告诉您的。”

巴黎关卡的职员们对于许多怪事已经习以为常，然而，爬上照相篷车的那个职员，看到里面躺着的是一个年轻女人时，还是吃了一惊。尤其是当他很快扫上几眼，看到车内一贫如洗的时候，更是惊讶不已。

“您没有什么东西要申报的吗？”他边查边问。

“啥也没有。”

“没有酒？没有食品？”

“啥也没有。”

这句话重复了两遍，是极其准确的：除了一床褥子、两把破椅子、一张小桌子、一只泥炉子、一架照相机和几只照相用的器皿外，车里便一无所有了，既没有箱子、篮子，也没有衣裳。

“好，你们可以进去了。”

过了关卡，佩琳娜按照格拉杜布尔的吩咐，牵着帕力卡尔的缰绳，立即向右拐去。她在沿着城堡斜坡的大道上走着。旁边有一片枯黄的、沾满尘土的草地，草地上有几块被践踏得露出了泥土。一伙人躺在草地上，有的仰着，有的趴着，这要根据他们对阳光的适应能力而定；还有一些人，他们的睡眠被搅了，正展开双臂伸懒腰，期待着重新入睡。她所目睹的这些人的面貌，那一颗颗带着伤痕、晒得黧黑、头发蓬乱的脑袋，那褴褛的衣着和穿戴方式，使她明白了这些城堡居民在夜间大概是不会让人放心的；在这里，动刀子大概是很平常的事。

她并没有停下车来审量这些人，这对她已没有意义，因为她不想混在他们中间。她把目光移向了另一边，即巴黎的方向。

她常听爸爸说起巴黎，早就带着童稚的想象向往着巴黎。现在，随着距离的拉近，巴黎在她的想象中更加神奇了。怎么？这些丑陋的房子，这些破草棚，这些肮脏的场院和堆满垃圾的空地，难道就是巴黎？！同样，在大道那一边的斜坡上，那些象牲口一样，横七竖八地躺在草地上的相貌丑陋的男男女女，竟会是巴黎人？！

前面出现一条林荫大道，她根据宽度认定这就是万森河大街了。过了大街往左拐，她就打听居约庄园在哪里。虽然大家都知道居约庄园，可是到底要走哪条路，众说不一。她多

次忘记了必须经过的街名。最后来到一排木板栅栏面前。这些木头有的是杉木，有的没有去皮，有的上了漆，有的涂了沥青。透过两扇栅门，她看到地上停着一辆没有轮子的轿式旧马车，还有一节车厢放在地上，也没轮子。虽然四周的房屋并不比这些车子好，但她明白，这就是居约庄园了。如果她还需要什么来证实一下她的判断，那么，那十一二只在草堆里打滚的胖乎乎的小狗就可以证明。

她让帕力卡尔留在街上，自己走了进去。那些狗立即扑向她，狂吠着，轻轻地咬她的腿。

“怎么回事？”有人喊了一声。

她朝发出喊声的方向看去，只见在她左边有一幢长长的房子，可能是住房，也可能是派其他用途的。墙是用石炭石、砂石块、木块、白铁罐头盒砌成的；屋顶是硬纸板和涂有沥青的帆布做的；窗户是纸、木片、锡箔还有玻璃做成的。房屋的建筑和布局是那么原始，使人觉得是鲁滨逊设计、“星期五”^①施工的。在一面屋檐下，一个胡子拉碴的人正忙着理破布，并随手扔进身边的筐子里。

“别踩了我的狗，”他嚷道，“请过来！”

她遵命走了过去。

“你有什么事吗？”当她靠近时，他这样问道。

“您就是居约庄园的主人吧？”

“据说是。”

她三言两语说明了来意，而他为了听她说话时不致白白浪费时间，便拿起手边的酒罐，斟满一杯，倒进口中。

^① 《鲁滨逊飘流记》中鲁滨逊收留的一个奴隶。

“只要先付钱就可以住，”他一边说一边打量着她。

“多少钱？”

“每星期停车费四十二个苏，驴子二十一个苏。”

“太贵啦！”

“我就是这个价。”

“是夏天的价？”

“夏天的价。”

“驴子能吃矢车菊吗？”

“要是它的牙齿结实，不光矢车菊，还可以吃别的草。”

“我们不按星期付钱，只按天算，因为我们住不了一个星期。我们是路过巴黎去亚眠市的，想在这儿休息一下。”

“行！这也一样。车子每天六个苏，驴子三个苏。”

她在裙子里搜索了一阵，一个苏一个苏地掏出来，一共九个。

“这是第一天的租金。”

“你可以叫你的亲属进来了。有几个人？要是一大群的话，就要每人多付两个苏。”

“只有我母亲。”

“好的。怎么你母亲不自己来？”

“她在车里病着呢。”

“病了？这儿可不是医院。”

她真担心他不收病人。

“就是说她累了，您知道，我们是从远道来的。”

“我从来不问人家是从哪里来的。”

他伸手指着场地的一角：

“把你的车停在那儿，然后拴上你的驴。要是它踩死一条